

任光椿 著

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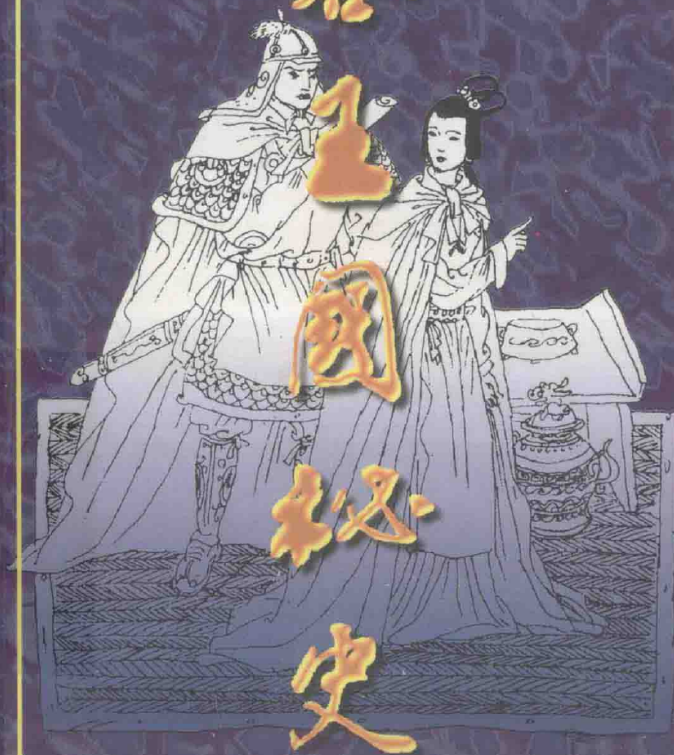
蓉

王

國

秘

史



芙蓉王國秘史

任光椿 著

岳 麓 书 社

责任编辑 梅季坤
封面设计 卞 江

芙蓉王国秘史

任光椿 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

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

字数:190,000 印数:1-1000

ISBN7-80520-137-4

1·482 定价:11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三湘堂主人序

诗云：秋风万里芙蓉国。芙蓉国即长沙王国，亦即潇湘也，今湖南也，诚然为天下第一等奇山秀水清绝之地。长沙国自汉初始建，其后代有兴废，至五代而亡，其间奇文轶事，正史阙如，人多憾之。自此《芙蓉王国秘史》出，则天下人可以无憾矣！

然则史书之作，或欠文采，不足以行远而娱人；文学之书，或嫌轻薄，缺少历史之厚重，复不足以益德而增智。唯此《芙蓉王国秘史》，则史而文学，史而小说者也。熔文史之精华于一炉，集历史文学之真善美于一身，述史得《史记》之风骨与神髓；抒情有《红楼》之雅韵和高标。诚天下第一等至真至美之奇书也。有此一书，则不仅我芙蓉国数千年之人文掌故，有史足征；其长期埋没于山林者，可以传世；而文采风流，又非一般枯燥之史书所可比拟，其足以行远也必矣；是我三湘大地山川古人，得此知音，亦可以无憾矣！

《芙蓉王国秘史》，吾友任光椿先生之新著，东方一龙其笔名也。吾国小说之名，盖始于《庄

子》。《庄子》云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。”小说之名，即源乎此；而《庄子》之《渔父》、《说剑》、《盗跖》诸篇，亦即我国最早出现之文言优秀短篇小说也，其早于欧美之小说也远矣！惜者，五千年来，吾国之文言小说，犹如凤毛麟角，代不多见，庄子以后，寥若晨星，唯盛唐有沈既济、白行简、李公佐诸家，清代有蒲松龄一家。民初鸳鸯蝴蝶诸作，类多率薄，堪传者少，而欲求长篇巨帙之文言小说于中华之史林，则始终阙如，形同空白，令人慨叹！五四以后，少数躁进者视吾国之古文直如枯骨死魔，攻讦不遗余力，于是国人皆视自己灿烂之古文化为畏途，从此广陵散绝，更不复有人敢问津矣！先生之最初以东方一龙笔名试世，岂非有所顾虑也耶？

吾友任光椿氏，固曾以现代长篇系列历史小说《时代三部曲》即《戊戌喋血记》、《辛亥风云录》、《五四洪波曲》及《火城》、《蔡锷》诸书闻名于时；且诗文并茂，书画兼擅。东瀛闻其名，邀之作壮游；美英延其誉，授之以金奖。其新文学之成就，亦至矣尚矣。今乃又奋其生花如椽之笔，成此历代罕见之文言系列历史小说《芙蓉王国秘史》，写尽我三湘之历史与人物，实文学之盛事也。是为序。

丙子冬日三湘堂主人序于望月山庄

目 录

三湘堂主人序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

梅黛奇恋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贾生奇情	(32)
------------	------

轱府情仇	(54)
------------	------

(以上为汉初吴姓长沙王国故事 凡三卷)

定王轶事	(78)
------------	------

双凤图	(89)
-----------	------

平粤外史	(11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茶女艳话	(132)
------------	-------

(以上为西汉刘姓长沙王国故事 凡四卷)

芙蓉奇女	(14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(以上为晋代司马氏长沙王国故事 凡一卷)

马王开国记	(184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楚宫之谜	(214)
------------	-------

诗剑奇缘	(225)
紫郎奇配 (又名: 溪州铜柱记)	(249)
丹青奇偶	(272)
兄弟阅墙记	(296)
王国覆灭记	(317)

(以上为五代马姓长沙王国故事 凡七卷)

我为什么写芙蓉王国秘史 (代跋)	(33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梅黛奇恋

公元前 221 年，秦王政既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，志得意满，乃自称始皇帝，盖欲万世相传而不替。始皇既以武力得天下，遂以武力为万能，唯恐天下庶民一有知识，或萌反志，乃定挟书律，令全国焚书：凡秦纪以外之列国史籍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皆毁！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！以古非今者族！吏知不举者同罪！令下三十日不焚书者处以黥刑，发往边境修筑长城！并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！

书既焚，儒既坑，百家之说尽灭，举国无声，于是始皇以为天下万民尽蒙蔽于愚昧之中，可以任其奴役矣，乃更名“民”曰“黔首”，而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！徙民五十万人戍南越！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修阿房宫！遣徐福率五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药！徙民三万家于骊邑，五万家于云阳……民不安其居，天下百姓不堪其苦。于

是，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于草野之中，天下响应。始皇在位仅十三年，传二世而秦亡矣！其子孙尽遭杀戮，无一幸免，报应之速，岂偶然哉！

是时也，江西鄱阳湖滨有一强人，姓吴名芮，聚族而居，芮为之长。芮处膏腴之地，擅鱼米之利，既富且豪；又处鄱阳泽国之中，与外方隔绝，无人侵扰，乃雄据一方，俨然为东南诸越盟主，时人号称番君。番君者，即东南诸夷首领之意也。

又有英布者，淮南六安无赖子也，不爱读书，而好争斗，因伤人罪，服黥刑，发配骊山为苦役，人称黥布。

秦始皇固以个人权威，以维持其统治。始皇一死，权威顿失，一夜之间，便土崩瓦解，所属部众，尽作鸟兽散矣！黥布等亦自骊山工地逃逸，入大泽为强盗，以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为生，驱人牛马，掠人妇女；国家方乱，亦无人能治之也。

及陈胜起事，黥布心亦动，苦无徒众，乃携二健徒，棹一小舟，出洪湖，泛大江，入波阳，诣番君寨，欲说番君吴芮共图大举。

吴芮素知黥布悍名，有敬畏之意，闻布至，未敢怠慢，乃饰旗幡，鸣金鼓，燃炮竹，椎牛置酒，亲迎于寨门之外。

黥布高八尺有余，躯干伟硕，黑面虬须，锦衣绣带而袒其胸颈，裸露胸前虬毛，毵毵如玄豹

之鬣，轩然哗笑，阔步而进，旁若无人；二壮汉随护其后，快步犹恐不及；及见芮，昂然一揖，便把臂言欢，如素相识者，虽粗野无礼，而情热灼人，盖亦豪强之流，有性情人也。

既升堂，甫就坐，黥布即拱手向芮大呼曰：“伯乎！布方自骊山来。秦嬴政，乃吕不韦野种耳，竟得天下，造阿房宫，压地三百里，种种淫乐，皆余所亲见。天下百姓受秦苛政久矣，岂能再刮天下膏脂以享乐其一人耶？今中国乱矣！陈胜者，何许人耶？亦已称王矣！吾丈雄据东南，威镇诸越，江湖久仰，岂能再坐守田园作田舍翁以终老耶？”

吴芮为其所动，酒酣耳热，乃拍案而起，许以东南诸越数万之众从之，共谋大举。芮知黥布尚未婚娶，爱其豪壮，又即席以爱女妻之，把酒盟誓，永结翁婿之好。

于是芮乃留布住寨中，待以东床之礼。黥布亦兴奋雀跃，尽献其能，助吴芮招兵买马，组织部卒，旬日之间，即练成数支劲旅，但等吉日良辰成婚之后，即将并辔出兵，出淮南，附项楚，西向击秦，逐鹿于中原。

二

吴芮有子名臣，有女名黛妮，皆少年俊秀，人称双璧；而黛妮尤美艳，久以绝色奇丽，著称于

乡里。

时黛妮年方十八，新蕾乍吐，光彩照人。见之者无不惊为天上仙子，不敢仰视。黛妮既长，情窦渐开，但觉众人皆浊，而独钟情于乃父身边之小将梅钊。

梅钊者，湖南安化梅山人也，亦绝色美少年，其父为吴氏家奴，其母入湖采莲，午睡莲花下，梦白鸟入怀而生。及至梅钊年满二十，体貌都丽，神朗气清，虽秣马磨剑日日劳作于风日之下，而其肌肤莹洁，仍如冰雪玉人，终无斯许晦色；面目亦姣好绝伦，为世俗所罕见；又极矫健，长身颀立，虎臂猿腰，尤善骑射击剑；剑为万人敌，射可中银针之眼；跃蹬骏马，绝尘而驰，倏如闪电。吴芮爱之，使为家将，夙夜佩剑，不离左右，虽亲子之爱，亦无逾焉。

梅钊与黛妮，自幼亲如兄妹。梅钊幼时常抱黛妮坐花前廊下，作请家家客之戏；稍长，亦曾扶黛妮坐秋千，乘莲舟，徜徉于海棠花畔，芙蕖丛中，相伴既久，情与日增，黛妮心中，爱意深矣；而梅钊则以身份悬殊，反倒时有回避疏远之意。

及黥布至，黛妮闻乃父已于醉中将其身世许配黥布，既忿且惧，乃密遣贴身小鬟蝶儿，约梅钊至后楼，共商对策。梅钊闻讯，亦怒不可遏，拔

剑砍柱，欲杀黥布。黛妮急阻之，曰：“黥布原为江湖巨盗，强悍暴烈，杀人如麻，且万人莫敌，未可轻取。”黛妮约梅钊出走，效西施、范蠡作扁舟五湖之游，梅钊又有难色，曰：“满寨皆令尊部署，防卫森严，出走极不易，且我为牛马之躯，死不足惜，何敢累小姐一生无比清名耶？”相对竟日，终无良策。

又两日，婚期已迫。黛妮虽再三哭拒，而吴芮因起事心切，终不为动；且号令家属及全寨弁卒，严密守卫，逃亡亦更无可能矣。

黛妮禀性坚强，虽陷绝望之中，却决无轻生之意。彼知事已难挽，但又不肯轻易屈从于命运，而欲作一自主之人，乃于新婚前夜，毅然命蝶儿召梅钊入密室，以了却此身之心愿。梅钊已知黛妮即将属于黥布，亦方寸尽乱，中心如捣，不忍再拂黛妮之意，乃冒死潜入闺中，但欲谋最后一面，便去赴水死耳。

黛妮早有准备，待梅钊至，即摒退一切鬟侍，引钊入密室，薰以兰蕙之香，而酌以迷春之酒。

梅钊既见黛妮，心已碎裂，相视无言，唯垂泪耳，乃夺杯满斟，一饮而尽，摔杯而泣，须臾即入醉乡矣。待梅钊既醉，不省人事，黛妮即扶之入红鸳帐中，去其全身衣饰，强留宿而委身焉。

少顷，梅钊醒来，俯视己身，则衫襦尽褪，身

无寸缕，昂藏八尺之躯，已裸然尽陈于茵席之上矣，知事已至此，无可回避，且药性犹存，春怀荡漾，亦复不能自持，乃拥黛妮入怀中而长吻之。曰：“吾爱妹久矣，但以妹天生秀质，绝代佳丽，自惭形秽，未敢唐突耳。今奈何以妹如花美质，置彼粗鄙盗贼虎狼口中耶？我宁先亲芳泽，一遂平生之愿，亦不愿让彼匪人先占为快也。”于是翻然坐起，拥黛妮于膝上，轻分罗带，缓解香襦，层裙渐褪，而雪肤芳肌，尽呈眼下！梅娟情极，乃扪其双乳而惊叹曰：“吾今日方知吾妹处子芳躯之美，有如斯至极也！能有今日，死无憾矣！”黛妮初见男体，亦如迷如痴，两爱相融，遂定情焉。

天将晓，梅娟欲出，黛妮乃拥其头于胸前，泣曰：“得郎君一夕之爱，妾愿足矣，虽恶运相迫，严命难违，终不能不适彼无赖，然妹今日既已以处子之身，委诸郎君，则生是郎君人，死是郎君鬼，此心亦将朝朝暮暮永系郎君身上，时刻不离郎君左右矣。”

次日婚成。花烛之夜，黥布醉入洞房，揭去红巾，一见黛妮容颜，便惊为天上仙子，抚掌大乐，直呼人间无此尤物也。黥布固江湖巨盗，粗野而狂暴，一见丽人，便迫不及待，急捉黛妮坐档上，撕裙扯襦，如剥笋栗，霎时间便红裙委地，花冠狼籍，而黛妮亦已如赤条条美人鱼，被裸掷

于牙床之上矣！彼亦匆匆然乱丢衣履，狂抛纨裤，尽裸其身，丛毛濯濯，大脚踏床栏而上，缨帐尽摇；既入，更狂放恣纵，如跨牝马，腾踊摇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黛妮虽冰雪之姿，兰蕙之质，既陷此境，亦无可奈何，唯含泪咬牙，如奇花美卉，一任狂风暴雨摧残而已。

又明日，黥布、吴芮即乘喜出兵，拟投项家军矣。

三

公元前 208 年，陈胜兵为秦将章邯所破。陈胜之御者庄贾，杀陈胜而降秦。

项家军乃拥楚怀王之孙心为王，亦称楚怀王，都彭城。

初，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，项羽为次将，共同出兵，击秦救赵。项羽素骄傲，不服宋义，乃杀宋义于河上而兼其军，怀王无奈，始以项羽为上将。

项羽使黥布渡河击秦。吴芮部众俱在黥布军中，为布军主力。芮以梅锬为先锋，率旗先进，与秦兵遇，累战皆捷，破秦师，擒章邯，斩函谷关而入咸阳者，皆锬之力也。然终以年少位卑，其功不得上闻，而黥布、吴芮却因之而跻身王位。

秦亡，刘邦先入咸阳，受秦王子婴降。项羽后至，恃强而入，迫刘邦退居霸上。于是，项羽乃杀子婴，焚阿房宫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而封刘邦为汉王，黥布为九江王，吴芮为衡山王。

项羽有称帝之意，遂佯拜楚怀王为义帝，使都长沙郴洲，而又阴命黥布派遣刺客，欲密弑义帝于旅途之中。

黛妮闻知此事，怒羽、布之不义，乃派遣使者密告梅锬，请救义帝。梅锬请于汉王刘邦。刘邦乃命梅锬微服兼程，单骑日行千里，救帝于淮湘道中。

黥布已与临江王共敖、衡山王吴芮约定，欲杀义帝于湘鄂赣边境之幕阜山中。共敖者，固义帝旧人柱国也，顾念旧谊，乃阳应黥布之约而阴护义帝之行。义帝自彭城至鄂赣边，风尘千里，始得不死。及入衡山国境，则黥布所遣刺客黑彪，已在芮馆舍之中矣。斯时也，义帝之命，危于垒卵；而梅锬亦已驰至，急入衡山王府见吴芮，劝说之。

吴芮曰：“欲杀义帝者，项羽也，彼力能拔山，气可盖世，又挟诸侯盟主之势，余岂敢拂其旨意耶？”

梅锬曰：“否！大丈夫生世间，行必由义。义帝乃天下诸侯王共推之盟主，亡秦有功，并无过失，奈何弑之？以臣弑君，罪莫大焉；滥杀无辜，

不仁之至也。项羽虽强盛，但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又何足惧耶？如彼敢加罪于王，铜将为王除之，杀项羽直如探囊取物耳！”

吴芮仍在犹豫中，梅铜乃免冠跪地，抱吴芮之膝而恳求曰：“弑义帝不忠；阴谋杀人不义；儿臣受王厚恩，没齿难报，然亦终不愿见王为不忠不义之人也，愿先死父王膝下，以谢天下！”乃拔剑欲自刎。

吴芮素爱梅铜，又为其至诚忠义所动，乃挽之起，曰：“我儿速起，吾允汝之请矣！可速往告义帝：黥布刺客已到，应尽快离去，速往长沙，募兵自卫，恐遭不测也。我儿亦宜速回长安，脱身是非之外，好事汉王，日后能有出息，王心亦欣慰矣。”

梅铜颌首再拜急辞而去，路见义帝，以衡山王语告之，嘱帝轻装微行，急往长沙。自己则请先去长沙城，见郡守，除可疑，募勇士，扫王宫，以待帝至。

义帝正陷身至险之中，惊惶万状，莫知所措；又不识铜，听其所言，亦唯将信将疑，颌之而已，而内心终不敢信，以为亦项羽、黥布之徒，将以诒己者也。是以梅铜方去，彼即促装启行，不往长沙，而往郴州，盖以郴州地远，欲远离项羽党羽之掌握，以避祸也。

然而帝之行踪，早已为黥布刺客所侦得。且郴州僻远，地连五岭，黎、瑶杂处，境况至险，义帝方至其境，未遑安歇，即被黥布杀手黑彪，刺死于驿舍之中矣。

梅锬在长沙，整顿经营，布置方毕，正欲亲往湘赣边陲，迎接义帝，来湘建国，而凶耗已至。梅锬闻耗哀痛欲绝，怒不可遏，乃携一弹弓，单骑佩剑，往追黑彪，急驰一日夜，终遇黑彪于湘东炎帝陵畔。

黑彪乃北方之强者，齐鲁异人也，躯干魁伟，神情桀傲，披发如狮，睛圆如豹，置双刃鬼头刀于几上，正独坐炎帝陵前村店中，举瓮狂饮。

梅锬猝然近之，喝问曰：“汝非鬼头刀王黑大哥乎？”

黑彪仍仰项鲸吸不已，扬长应曰：“诺！”

梅锬复俯身贴近其耳边，密问曰：“然则为何弑义帝耶？”

黑彪大惊，掷瓮而起，喝曰：“小子何人！欲自觅死路耶？竟敢在黑爷面前胡言乱语？！”

梅锬摇剑笑曰：“我固不觅死路，但恐汝大逆不道，已无活路矣！”

黑彪乃拔刀，跃桌上，破窗而出，窗棂尽折。梅锬亦随之出，立店前坪上，一场恶斗遂始。

黑彪力大，持刀而舞，飒飒生风；刀光卷地，